

2113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涪陵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涪陵文資料選輯

第二輯



《涪陵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目录

涪陵历史概述	高 同	(1)
杨克明传	杨通才 余洪麟	(16)
日本飞机轰炸涪陵城 日记	石大成	(31)
1940年日机九次轰炸涪陵人民伤亡及财产损失 的情况		(33)
抗战期间涪陵汉剧活动回顾	陆刚健	(34)
我为什么失掉了左手	张开俊	(44)
民国二十九年农历六月二十七日，日机轰炸涪陵 所见所闻	杨万华口述 王应全、周文章整理	(47)
日本飞机轰炸涪陵目睹记	文德铭	(49)
阻击日军进川的川江第二防线 ——韩家沱 炮台	况遇隆口述 况浴沂整理	(53)
刘保和与“八一三”火柴厂	李发坤、文自怡	(55)
目击日轮“宣阳丸”在涪陵被扣的一些情况	文德铭	(58)
涪陵县各界人士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方文博	(61)
西南服务团来涪陵县工作领导班子的组建过程和 与地下党会师的情况	余辉贤	(66)
解放涪陵城的经过	刘灵枢	(70)
涪陵城解放前后	谭昌羸	(76)

我在涪陵工作时的一些情况	陈如元口述 (79)
我所知道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长涪通讯处”的情况	杨化周口述 (86)
张镇宇与“民革川东特区纵队”	况浴沂 (90)
我经历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长涪通讯处”的一些情况	王 漠 (114 ¹)
涪陵的川剧活动	陈克斌 (118)
川剧名丑“当头棒”在涪陵拜师	孔宪禄 (131)
毛剔之的诗	陶懋勋 (133)
刘冕阶和他的书画	文德铭 (137)
涪陵白塔	况浴沂 (139)
涪陵地区火柴厂的起始和发展	钟世昌 (143)
建国前涪陵的中药业	向山河口述、向伯义整理 (160)
建国前涪陵的鸦片	蒲国树 (168)

涪陵历史概述

翦 同

涪陵市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介于东经 $106^{\circ}56'$ — $107^{\circ}43'$ 北纬 $29^{\circ}21'$ — $30^{\circ}01'$ 之间，北靠垫江，东邻丰都，南接武隆、南川，西连巴县、长寿。长江自西向东贯流市境北部，长77公里；乌江自南向北流经市境，长31公里，在涪陵城东北汇入长江。全市面积2942平方公里，至一九八一年底，全市人口95.66万。涪陵气候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交通称便，开发较早，历史悠久。

至少在一万年以前，已有人类在这里生息。他们主要活动在长江沿岸，其次是乌江西岸。到目前为止，已在市境的镇安乡、蔺市镇、鹤风滩、石鼓溪、焦岩以及白涛陈家咀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或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从发现的种类来看，主要是石刀、石斧、石杵、石矛、骨针等。其中有磨制的细石器，也有打制的粗石器。他们过着农耕兼渔猎的原始生活。

史书记载，涪陵最早的居住民族是巴人。实际上，濮、蠻等民族应是更早的土著，不过，对他们那时在涪陵的历史，我们还了解得不多。巴人最初居今湖北西南部，后徙盐阳（今湖北省恩施），尊廪君为酋长，崇白虎为图腾，约在公元前五世纪进入川东，这时已建立了国家机构较为完整的奴隶制国家——巴国，并以枳为国都。涪陵当时称枳。《华阳国志》载：“巴子树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丰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

在枳。其畜牧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先王陵墓多在枳，说明巴人立国之初的国都也在枳。古人死后葬不越乡，有“狐死正首丘”，以示其不忘所出的思想。巴都枳城何在？有学者认为在今市南16公里的梓里乡境内。但目前还无地下文物确证。也有学者认为巴人当时过着原始村社共同体的生活，仅以枳棘之类的灌木构成村寨，其时未必有城。巴国的极盛时期疆域不小，其大约北与秦接，东邻于楚，西界于蜀，南极黔（贵州）涪（今酉阳、秀山、黔江、彭水）。

巴族是一个强悍勇武的部落。与楚国的战争几乎贯穿了巴国的全部历史。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各诸侯国已向封建制度过渡，而巴国尚处于奴隶制阶段。巴国内部奴隶阶级的反抗，大大削弱了它的力量。在强大的楚国进逼下，不得不一再西迁。《战国策》中苏代曰：“楚得枳而国亡”。楚据枳，立枳邑。战国中期以后，巴、蜀两国为争夺土地，也不断发生战争。秦惠王初元九年（公元前329年）十月，终于为强大的秦国钻了空子，张仪、司马错率兵一举攻占了巴蜀之地。

勤劳的巴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涪陵留下的一些遗迹亦可资为证。巴楚相攻伐时置三关，阳关是其一，故址在今城西8公里龟龙关。（一说在今市西黄草峡，《水经》中称黄葛峡）。巴于长江有三峡，除明月峡（在今巴县境）外，今涪陵县境有二：一为鸡鸣峡（城西8公里），二为东突峡（城东北25公里）。有巴子梁，在鸡鸣峡之下的长江南岸，即今白鹤梁。《水经注》：“江水东迳阳关、巴子梁，江之两（疑为南——笔者）犹有梁处，巴之三关，斯为一也。”巴国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已相当发达。有的已经达到中原地区的先进水平。巴在殷周之际似乎以渔猎为主。所以，“其畜牧在沮”。

春秋前期，即在蜀的影响下开始了农耕。《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务农。”1972年市境永胜乡小田溪发现巴人墓群，出土了一大批战国时期的巴国铜器。如一号墓的一套（共14枚）错金编钟，二号墓的虎纽𬭚于、刻有符号的铜剑和铜钲以及镂空双龙纹铜镜，三号墓的错银铜壶等，造型优美，纹饰精致，不但反映了当时的青铜冶铸造水平和劳动人民高超的手工技巧，而且说明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虽不能完全肯定为巴的先王墓，但至少也是上层统治人物的墓葬，同时也证明了涪陵曾经是巴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出土的铜器中很多都有虎纹、花蒂纹、手心纹等巴蜀图语，说明他们还没有正式的文字。

秦统一巴蜀后，于今涪陵立枳县，属巴郡，辖有今长寿、南川、丰都、武隆及垫江县之一部分等大片地方。并废奴隶制，确立了封建的生产关系，按土地和人口交纳赋税。同时，对巴采取怀柔政策，让其统治者在部落内沿袭称王。

由于秦的苛虐，不到二十年，即为农民起义推翻。刘邦据汉中，利用巴蜀的富饶和巴人的锐勇，灭了项羽，建立了西汉。新莽时，公孙述据蜀称帝，号成家。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八月，东汉大将岑彭在今乌江与长江汇合口的横石滩（有学者认为应是江津的珞璜）大败述将侯丹，不久述即被灭，枳涪悉归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率万人入川定蜀；十九年（214年），诸葛亮、张飞等溯江平诸郡县，始并于蜀权。延熙中（公元240年），车骑将军邓芝为都督，守阳关。十三年，涪陵郡大姓徐巨造反，邓率部讨平，杀人颇多。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为魏所灭。汉至三国，今涪陵均为枳县所辖。《华阳国志·巴志》载：“枳县（巴）郡东西百里，

治涪陵水会。”《元和郡县图志》：“(涪)州城，本秦枳县城也。”秦汉时涪陵人口增多，士民殷实，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枳城为巴郡十四城之一。至目前为止，不但石沱、镇安、蔺市、大山、北拱、李渡、黄旗、涪陵、清溪、南沱等长江沿岸乡镇发现了大量的汉墓群，而且白涛等乌江沿岸乡镇以及后山的万寿、龙潭等乡镇也发现了汉墓群。西汉墓多为土坑木棺葬，棺木髹漆，东汉墓多为砖墓和岩墓，砖刻几何纹。从出土的陪葬器物看：有陶房、陶田、陶塘、陶仓、陶鱼、陶猪、陶鸡、陶狗、陶马以及弹琴俑、午俑、说书俑、武俑等；除小部分铜器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青瓷器。如1982年11月北岩东汉岩墓出土的四系青瓷罐，高27.5公分，胎质较细，现布纹、施青釉、釉彩均匀，有均匀的流釉及细小的冰裂纹，证明烧瓷技术已达到了西晋的技术水平，堪称精品。除此以外，在采矿业方面，涪陵主要以丹砂为著名。秦时巴寡妇清的祖先因发现丹矿，获得了数辈人的专利，遂以致富，财产多得无法计算。寡妇清继承祖业，精心管理，矿业更加兴旺，她的名声传遍天下。秦始皇十分器重，请他到咸阳作客，尊为上宾，并命巴郡太守为其筑怀清台，以资表彰。秦汉时，涪陵的部族大姓为章、常、连、黎、牟、杨等，人才济济，很多还在外地作官，冠列巴郡之首。东汉已有庙宇。如龙洞庵，中峰寺均为汉庙。

西晋建国不到二十年，即发生“八王之乱”，加上西北年年灾荒，汉、氐等民族十余万人入蜀就食，益州刺史逼民造反，因而引起李特农民起义。公元306年，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建立了“成”国，用丹兴人(今黔江县)范长生为丞相，枳县仍置。据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载，成汉玉衡六年(316年)曾分江州阳关(即今龟龙关)置垫江县。公元338年，李雄之从

弟李寿即位。改国号为“汉”，六年后即为东晋桓温所灭。成汉时期战争频繁，巴蜀人东下荆襄。僚人便大量迁入，直居到宋、元时代。他们以后对开发川东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后，今涪陵地先后为东晋涪陵郡（枳县东迁于今洛碛镇。其中公元373至385年间曾为前秦符坚所据。秦曾派宁州刺史姚苌屯垫江县（即今龟龙关处）、刘宋枳县、南齐枳县、梁涪陵郡枳县、西魏涪陵郡汉平县、北周涪陵镇所辖。西魏时，僚族田氏大姓据今涪陵一带，自称王侯，实力强盛；至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僚族首领田恩鹤才内附朝廷。公元581年，归并于隋，开皇三年（583年）改称涪陵县。西晋至此间三百余年间，总的来说是战争多，人口减少，社会动荡，生产发展不利。涪陵原无蚕桑，自擅养蚕的僚民移入始渐兴起，至唐宋时代便较为兴旺。《元丰九域志》载：“北周《涪陵地图记》云：铜柱滩（今白鹤梁）东有锦绣州（今萝卜市），以此州人能织锦罽也。”南北朝时涪陵道教盛行，太乙真人修道于李渡，故今有太乙门之名，北魏尔朱仙修道于涪陵白鹤梁，还有他在州东种松山种松的传说。

唐置涪州，是涪州建州之始，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涪陵郡，乾元初（758年）复为涪州，辖涪陵、宾化（今南川县）、武龙、乐温（今长寿邻封乡）、温山（今长寿仁和乡）五县。州城同为州郡县治所。唐统一的二百九十多年中，除有上元二年（761年）南平僚人（住今南川綦江一带）起义和大历四年（769年）泸州刺史杨子琳作乱，在涪州黄草峡摆战场外，社会比较安定。涪陵也和全国全川一样，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处于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涪州开元（713年—741年）户六千九百九，乡二十六。”；元和（806年

一一819年)有户三百五(疑为三千五一一笔者),乡二十一。早稻五月已熟,七八月又收割中稻。州东有荔枝园,天宝时,杨贵妃尤嗜,设荔枝驿,飞马贡运长安。广德(763年)以前,为了观察长江水位枯涨与农业丰歉的关系。已在州西一里长江中的大石梁白鹤梁上刻石鲤鱼以记录枯水位,当时已引以为奇观。到大顺(890年—891年)年间,梁上已有了很多题诗。蜜和白腊,时为贡品。手工业也十分发达,州东三十里的开池出钢铁,土人所制文刀特好。出麸金、山绢、连头布,蒟酱,元和(806年—807年)时已作贡品。此外,涪州还出一种以一个茧做成的绢扇,轻而可爱,可敌“魏城”。唐时,道、佛教均盛,祖师观(在今李渡镇)、白云观(在今天子殿)等均为唐庙。兰冲虚、王帽仙并称唐时蜀中著名的两大仙人。据《涪州志》载:天圣元年(1023年)春三月庚辰,涪陵县相志寺夜有光,出阿育王塔之旧址,发之,得金铜像三百二十七。”这里的阿育王塔,至晚亦是五代时所建。公元九世纪,涪陵有少数民族诗人孙定(字忘元),很有才华,一生作诗千余首,惜多毁于战火,现尚存一首《寄孙储》。

唐末五代,今涪陵地先后属前蜀(907年—925年)、后唐(925年—933年)、后蜀(934年—965年),涪陵郡仍置,辖涪陵、乐温、武隆三县。前蜀末,高季兴据荆州归峡之地,西窥巴蜀,涪陵置武秦军以资捍卫。公元965年,后蜀归宋,今涪陵地仍为涪州、涪陵郡、涪陵县治所。淳化五年(994年)六月,王小波、李顺起义军余部张余率军东进而攻克涪州(见《通鑑长编》)。治平中(1064年—1067年),有僚民李光吉、梁秀等起义。熙宁三年(1070年),转运使孙固、军事判官张说遣兵马司冯仪弁、简杜安率兵镇压,夷平三寨。八年(1075年)以涪化寨

(今南川城关镇)置隆化县，隶涪州。南宋建置悉同北宋。咸淳二年(1266年)涪州移治三台山(今李渡镇东堡寨)。北宋末，蒙古已据中国北方，宝祐六年(1258年)初，元宪宗蒙哥发动三路大军攻宋。蒙哥亲自率军四万从甘肃六盘山出发入四川，沿途大败宋军。次年(1259年)2月，进逼合州，不下，攻破涪州。蒙哥命其大将郝舟在蔺市(今蔺市镇)造浮桥以渡南宋军增援合州钓鱼城。六月，四川省制置使吕文德率兵攻破浮桥，力战得入重庆。合州守将王坚固守，蒙哥负伤后死军中，元军退，围始解。抗元士气复振，四川军民积极构筑寨堡以资防御。咸淳二年(1266年)涪陵观察阳立奉命相视三台(山)，筑危陵城，以扼长江要口，州治亦迁于此。德佑元年(1275年)，元军又大举进攻四川，陷涪州。宋军王坚部将张珏收复泸、涪二州，败元军于重庆，后留守合州。涪州复陷。珏再遣师克服。景炎三年(1278年)初，元兵陷重庆，珏率兵巷战不支，乃顺流而下涪州，途中被元将不花遣舟师拦住而被俘，后被杀。涪州守将王明(又名王璡，蜀都统)坚守不降，至城破即自刎，以两手自摘其头，坠地而死。

元仍于今涪陵地置涪州，属四川省行中书省重庆路，治今城关镇。至元十一年(1283年)省涪陵、乐温二县入州，领武隆一县。元的暴政，导致了全国人民的反抗，至正十七年(1357年)春，明玉珍率红巾军一支攻入四川，沿江西上而抵重庆，所向克捷。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乐温复置，隶涪州，武隆县仍领。“大夏”历八年，而并于明朝。

宋元四百余年中，社会不及唐代安定，但总的来说，社会经济还是向前发展了。元丰(1078年—1085年)间，涪州户口达到

了18,448户，比唐开元(713年—741年)时增加近两倍。北宋时涪州贡绢，有白马盐场，朝廷设有官吏管理，最盛时有四百多个灶煮盐。以后，土地坡盐井沟等地的盐矿也有所开发。宋代涪州商业兴旺，同时，城区范围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北宋时，涪陵太守吴光辅为此而改造排水道。那时，今易家坝旁边流出来的山溪是由今南门山而下龙王沱的，夏日山洪暴发，常淹民舍。太守组织人力将溪流改道，让溪水进入乌江。百姓因免受水害而怀念他，将此溪取名吴公溪，即现在所称的灌溪沟；北山坪也叫吴君山。宋元时涪州的文化教育空前发展。绍圣四年(1096年)，即有教育家、哲学家程颐讲学的钩深堂，嘉定丁丑(1217年)即建为北岩书院，一时名流汇集，后学辈出，有“文风齐两蜀，仙洞接三都”之赞。尹和靖、罗从彦、崔彦直、晏渊、晏临等皆是继程颐之后的理学名士，涪州在宋代可谓理学之乡。北岩点易洞、钩深堂以及白鹤梁石鱼在当时已成为闻名海内的名胜。宋代秦子明和元代贾长卿是四川著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此外，涪州宋代的地方志成就很大，名可考者已有八部，从《涪州图经》到《涪陵记》、《涪州志》、《龟陵新志》，体例不断走向完善，可惜已佚不存。

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征西将军汤和率周德兴、廖永忠领兵溯江由涪州而趋重庆，六月，平定明升；七月，攻下成都而“夏”亡。明代仍置涪州，编户十三里，领武隆、彭水二县。明统治的二百七十多年中，社会比较安定。连明季的奢崇明之变也未及涪州。元代，原属涪陵境的少数民族基本退出，元末随明玉珍入川和明初自湖北而来的移民大量来涪陵落户。他们迁来后，大量垦荒，兴修水利，使农业生产获得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修道路，架桥梁，畅通商路，促进了城乡商业兴旺。明代

史学家和文学家曹学佺有“涪陵李渡最繁华，不用词人枉自夸”之咏。宣德年间（1426年—1434年），州牧邵贤创筑土城，周四里；成化初（1465年），改砌石城，至今犹可见。明代矿使四出，涪陵开发的矿产主要是盐、铁、煤，至今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地名，就是那时留下的遗迹，如罗云乡的铜矿山，酒店乡的铁矿沟，石和乡的古井坪，蔺市的盐井坝、盐井坎等。明代的教育也较发达，不但城内有书院，乡下也有，因此人才辈出。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涪州出有进士34人，举人139人。道教和佛教也很兴盛，蔺市李渡至涪陵庙宇如林，龟龙关天子殿有“赛丰都”之称。城镇的会馆会庙也在这时兴起。

因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生活日窘，终于爆发了农民起义。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至次年正月，摇黄十三家进入鹤游坪、李渡一带的长江北岸，与明军四川分守道刘龄长部作战。1644年六月初八日，张献忠率大军由万县胡滩水陆并进而来，在望州关大破明将曾英，攻破涪州。十一日，张献忠部起营西上，水陆两路夹攻重庆，上成都，十一月而建立“大西”政权。张献忠失败后，余部刘文秀、孙可望等继续抗清。1644年至1650年，有明军内部的火并以及明军与清军的战争掠夺。明朝总兵曾英旧将李占春在其主子被孙可望等于1646年击毙于重庆后，败下忠、涪，结营于平西坝近四年。1651年3月，刘文秀在克遵义后遣将卢名臣进军涪州，在群猪滩大败李占春。李败后，与余大海共舟逃湖北，投降了清军。此后，又有吴三桂之乱，涪陵基本上被搞得百里无烟。直到康熙初年，湖广、江西等地移民的大量迁入，才渐复元气。

康熙六年（1662年）置涪州，辖武隆镇，编户五里三十一甲。全州有20,684户（包括武隆4515户），至乾隆五十年

(1785年)增至58,436户，丁129,786人。嘉庆六年(1817年)，全州有耕地10683.3顷，比康熙初期的2449.9顷增加了三倍多。到光绪末年(1908年)已达到198,724户，丁612,522人。人口的增加一定程度标志了经济的发展，嘉庆道光年间(1796年—1850年)，州属新庙子、蔺市坪、龙潭坝、李渡后山、珍溪、清溪等大片地方已成大米和豆类作物的富产区，一些从事贩粮到渝、汉、沙市的商人率以致富。城镇商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以后，涪州已成为川东南和湘西黔北的盐运中枢，木材、桐油、棬油、牛羊皮、药材、棓子、生漆、竹麻、草纸、松油等山货贸易业也发达起来，运销汉口、上海和重庆。道光时，已于涪州设夔关分关征收木材税。咸丰时，开征百货厘金。1877年和1890年宜昌和重庆先后开埠后，涪陵的山货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洋货大量涌现，造成了农村手工业经济的破产，也促使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带来的鸦片，给中国人民，也给涪陵人民造成了更大灾难。涪州不但是全川产烟县之冠，而且也是川东的鸦片商业中心。光绪年间，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烟商皆来涪购买，连黔土也汇此成庄外运，全川土厘总局就设在涪州，岁收烟税白银数十万两。种烟占地，粮产大降，吃粮反赖外地进口，这个灾难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的腐败，农村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的反抗斗争日益加剧。嘉庆元年(1796年)终于爆发了湖北和四川的白莲教起义，次年十一月下旬，东乡义军王三槐部进入州境北岸，四年(1799年)二月，徐天德、冷天禄部占领涪州、长寿。清廷派勒富保在董家场扎大营进行镇压。义军损失很大。但人民并未被反动统治者的残酷

镇压吓倒。十一年(1806年)，州人王于崇与长寿马鞍山白莲教再次起义。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涪州鹤游坪暴发了刘文澧起义，杀死了州同嵒秀。十一年(1861年)底，李蓝起义军周绍勇部攻占鹤游坪，并建立了根据地。次年太平军石达开兵进涪州，发布了《告涪州四民谕》。光绪二年(1876年)六月，州人张在初、罗春亭、王代清等聚众掀起反洋教运动，捣毁了清溪、羊角碛、包家庙、子耳坝、武隆等地教堂并教民一百余家，杀死教民十余人。十一月，数千乡民头裹红巾，扬旗鸣炮，冲进州城，并把州属小官山、山关坝、大柏树、鹤游坪、黄草山、汪家山等处教堂一并焚毁，规模和影响都很大，涪州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日益加深，民族危机渐趋严重，国内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开始有了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要求，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措施，如办工厂、开矿山、练新军、办西学、派遣留学生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涪州先后办起了模范学堂、师范学堂、中学堂等新学，很多青年受到了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的教育。不少进步青年还到日本等国家留学，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成为同盟会起义、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成功，十一月二十日(旧历十一月初一)，高亚衡等革命党人率民军攻入涪州，迫使清朝最后一任知州戴赓堂在考棚交印，成立了涪州军政府。从此，涪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民国建立以后，民国二年(1913年)，涪州改称涪陵县，辖武隆、鹤游两分县。后裁分县，将全县18镇乡划分为五区。民

国三十年（1941年）。第五区划出为武隆设治局，从此便辖四个区的九十多个乡镇。

民国统治的三十八年中，经济和文化教育较清代有所发展，但是，涪陵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团阀、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及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生活更加痛苦，因此，人民的反抗斗争更加剧烈。“五四”运动以后，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涪陵人民的革命斗争，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历史的主流。

整个民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业技术较清代没有多大改进，即是民国中期或末期，人口和耕地反较清末民初为少。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虽有发展乡村建设的乡村师范、县农职校、农业和林业的试验场的创办，但农业新技术并未在乡间广泛推广。民国的农业经济值得一提的是榨菜业的兴盛。

由于涪陵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一种属于十字花科芸苔属大叶芥菜种的变种——青菜头普遍生长得很好。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涪陵城西商人邱寿安以青菜头为原料，首创一种酱醃菜新品种——榨菜，并以此投放商业市场，由于产品新颖，风味独特，使它获得了十六年的专利。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期间，先后打进上海和南洋市场，一时名声大噪，继而群商蜂起仿造，形成一种新兴的食品行业。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榨菜加工发展到四川的十一个县市，有大、中、小厂八百多家，总产量14,621吨，其中涪陵占671家，9664吨，居全国第一位。榨菜业的兴起，刺激了与榨菜有关的种植业，加工业、土陶业和运销业的发展，改善了涪陵的经济结构。不过，其黄金时期不长，到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前几年就衰落了。

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广有粮

食、山货、土产来源的涪陵就是理想的原料基地和销售市场，所以，商业较清代更为繁荣。当时公路运输不发达，乌江中、下游的酉、秀、黔、彭各县，以至湘西、黔北的部分县的土产，仍要在涪陵成庄转运，这些地方所需的食粮和日用百货仍要由水路经涪陵运进，故盐业、山货业、百货业等字号不断增多，这是民国年间涪陵经济的一大特点。

民国年间涪陵的近现代工业兴起较晚，虽有火柴、发电、制革、采矿等门类，但规模都很小，除发电而外，机械化程度都极低。其主要原因是：抗战前，有资本者多作鸦片投机了，抗战开始后，因物价不断飞涨和生活极不安定，有资本者都转向购买土地，从事工业的人才少，且无较雄厚的资本。

商业的活跃和手工业的进一步繁荣，教育文化事业也有了一定发展。民国前期先后有省立四中、县中、女中和各乡镇小学的开办，北岩公园的修葺。民国中期及其以后，又有乡村师范，简易师范、益辉中学、涪光中学、农职校、仁济护士学校，涪南中学等学校的增办；同时，有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电影院、城内涪陵公园（后改名中山公园）的建立。为了传播新文化，灵通经济消息，本世纪二十年代已办起了地方新闻报纸。

涪陵在民国先后为北洋军、黔军、滇军、川军驻防或长时间占为防区，涪陵人民遭受军阀战争和苛捐杂税的蹂躏尤甚。因此，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

民国五年（1916年）3月，有刘伯承领导的讨袁军——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在大顺场的起义，这支队伍游击转战长寿、丰都，影响很大。民国十二年（1923年）九月，讨贼军混成旅旅长贺龙在涪陵截干干涉中国内政的日本商船——“宣阳丸”，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国人民爱国

反帝的革命志气。

“五四”运动前后，涪陵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在青年学生和群众中宣传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924年下半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委员会负责人童庸生来涪陵省四中任教期中，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发现和培养青年骨干，于同年发展了六名团员，并建立了团支部，为涪陵播下了革命火种。至1926年底，即建立了涪陵的地方党组织。从此，涪陵的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1926年——1927年上半年，共产党员李蔚如等人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涪陵四镇乡农民运动，促进了涪陵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有八千多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开展了武装斗争，与刘伯承等领导的顺泸起义遥相呼应，并创办了以培养革命骨干为目的的弋阳国民师范学校，涪陵一时成了川东革命运动的中心。

1928年在中共四川省委、省军委和涪陵地方党组织的直接发动和领导下，涪陵先后爆发了天宝寺、火炉铺、罗云土地会、金银等几次农民武装暴动。1929年，有共产党员张光璧等领导的农民抗捐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驻涪军阀郭汝栋滥派苛捐杂税的武装斗争。1930年，在省委和省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以涪陵兵变的一连士兵与罗云农民赤卫队相汇合，建立了四川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这支队伍先后转战涪陵、武隆、丰都、石柱等县，还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上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为以后革命的运动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教训，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1931年底以后，涪陵地方党组织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很多革命同志被捕或牺牲。然而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屈服，仍在继续不断的从事地下斗争。1934年2